

# 山民胡顺有的幸福生活

○ 张虹

山民胡顺有正在烤酒。土灶坐在家门前的地坎上。他在地坎下烧火，一块块劈柴填进灶膛，袅袅炊烟在空中摆动；滴滴佳酿流进酒壶里，发出滴泠泠的响声，宛若天籁。他的周围，是无边的静寂大山。他和他的烤酒锅一起叠印在天地之间，就像坡地里自然生长的一棵树，或者一株草。

他的妻子岳锦绣在不远处的地里拔蒜苗。菜地里的春不老和菠菜闪着油汪汪的光芒，她的头上身上也闪烁着光芒。草坡上浮动着6只白山羊和3头黄牛。羊儿咩咩地叫着，牛铃轻轻地摇着。一切安然恬适。

我们走进这幅图画时，主人立刻忙乱了，先是舀来热酒请我们饮用，后又呼唤妻子赶紧回来。我们围着烤酒锅，议论不休。问他一年烤几次酒，问他烤酒是自己喝还是卖给别人。

胡顺有是爽朗的，有问必答。他说一年要烤两次酒。一次是麦收前，为农忙用；一次是腊月里，为过年用。他说酒最解乏，农活累人，烤酒主要是自己饮用。

我的眼前立即出现这样一幅图画：男女主人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。坡地里劳累一天，荷锄归来时，男人坐在院子里的核桃树底下抽烟，女人走进厨房劳作。一会儿，树下的石桌上摆开几个小菜，两个人对坐而饮，一杯又一杯，一天的劳累渐渐消除。夜幕降临，月牙儿挂上树梢，男人女人的歌随风飘荡。那是羊山特有的情歌，简单明了、质朴温暖，充满柔情蜜意。

烤酒的活路是辛苦的，但的确是浪漫的——收获季节，将甜秆、拐枣、野葡萄、猕猴桃等大自然赐予的酒料，粉碎了拌上酒曲放在大木筐里，捂上塑料布，然后糊上青泥，之后的一年里，任何时候有需要都可以取料烤酒。

烤酒锅有3层。最下面一口大铁锅，中间是盛酒料的木筒和酒馏子，上面是装冰镇水的铁锅。开锅烤酒的时候，要在蒸锅外插一把剪刀或匕首。据说，烤酒

时，若遇到鬼魅干扰就出不了酒，插上凶器就是为了驱除邪魔。

胡顺有夫妇盛情留我们吃饭，我们答应下来。他们立即像过年一样欢欣，捧出羊山核桃、羊山红皮花生，又奉上用羊山野生药材泡制的药酒。由于生长期长，高寒烈日，羊山的核桃幼滑细嫩，香醇可口，非常好吃。花生都有三四颗籽粒，皮呈玫红色，使人不禁想起它的别名“长生果”。

胡顺有的妻子为我们做了8个菜：干香椿炒腊肉、干豇豆炒腊肉、木耳炒腊肉、青韭炒鸡蛋、青菜炒豆腐、青炒熏豆腐干、凉拌茼蒿、酸菜炒魔芋。端上菜来，女主人跟我们大杯地喝酒，大声地说笑。这是一个多么健康爽朗的农妇！她的劳作强度和男人一样：放牧牛羊、开山种地、进山烧炭。她说，在没有封山育林之前，一个冬天，她要烧炭3000斤！她演说自己的爱情故事：18岁上在山里烧炭时，与割漆的胡顺有相识相爱，然后结婚生子。那时，山里人还不兴自由恋爱。他们要了羊山的头牌子。说起儿女，岳锦绣更是满脸飞霞。俩娃都有出息，在深圳打工，马上要回羊山盖楼房了。岳锦绣不是小说家笔下的乡村美女，但绝对是乡村快乐女神。酒过三巡，我们已经被她感染了。从来不爱喝酒的我，竟也频频举杯。老宋醉醺醺指着屋角满囤的粮食和一排排酒瓮说，下次来，我们就住下不走了。

胡顺有忙极了。他有两座房子，新屋居住，旧屋堆放农具和粮食、饲养牛羊鸡猪。他就在两座屋子之间奔跑：背酒糟、洗蒸锅、涮酒槽；再背酒料装锅、放馏、捂盖、上水、填火，偷空儿跑过来给大家敬杯酒、点支烟，然后再奔跑出去干活。这样一个飞忙的人，竟有着曼妙的情趣。等他终于有空坐下来喝一杯，歌子也就飞了出来：

你到我家玩  
我未必不喜欢

只怕我的小媳儿  
做饭受煎熬

他的妻子接唱道：

我家没好酒  
我家没好烟  
只有淡淡茶一杯  
敬到客面前

我们一齐叫好，又极口夸赞酒香菜香。胡顺有说他酿的酒是羊山一流的，放得愈久酒香愈浓。他说，秋天你们再来吧，那时我用野葡萄和五味子酿了酒给你们喝。他是一个割漆的好把式，秋天里进山去，在深山密林里割漆，要割150斤漆才出山林。漆是眼泪那样滴滴流淌的，150斤漆要多少个日子的劳作才能收到？

我们惊讶地看着他，问，你一个人吗？

他吐出一口烟，轻描淡写地说，割漆人都是独活虫。背一些干粮，树上搭个窝棚，一住就是十天半月。农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的，苦里苦些，一季能挣七八千元哩。他说，每天割好了漆口子，让漆慢慢流淌，然后他就去采野果子，猕猴桃、野葡萄、五味子、野天麻，嘿呀，羊山的宝贝太多啦。他说得眉飞色舞，就像拥有一个王国般满足。

双方拉扯正热闹，岳锦绣忽然一拍大腿，说道，啊呀，这一晌午，把羊饿坏了。说着冲进旧屋去牵羊。等她出来，我们赶紧告别。她向西，我们向东。走到半坡上，双方回头互相招手。我叹道，吃了人家的饭，喝了人家的酒，人家竟没问我们是干什么的，为啥跑到羊山来。老宋说，等我们来拍电影他们就知道了，给他们一个惊喜。我于是将手卷成喇叭，向胡顺有夫妇喊话：我们还会来的。我看见岳锦绣俯身摘了一朵雪白的野萝卜花，向我们久久挥动。

中那些沉默的石头，便是命运与我们最朴素的交谈。它们的次第出现，让你渐渐看清了生命的全貌：始于对“绊脚石”的敬畏，让你学会面对困难；承于对“垫脚石”的感恩，让你把握借力提升；启于“指路石”带来的希望，让你不致半途而废；终于“歇脚石”处的放下，让你懂得生命的意义。忽然想起一句名言：“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，都是对生命的辜负。”那些被绊倒时的匍匐，借力时的仰望，迷途时的驻足，乃至静坐时的呼吸——皆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舞步，当你学会把每一步都踩成节拍，整座山便成了你的舞台。

字皆是匠心，笔笔尽含情怀。一方方石碑静静矗立，不仅是书法艺术的盛宴，而且是汉字演变的鲜活史册。最显眼位置，更有记录文字演变的石刻，从上古初创的鸟迹符号、古朴厚重的甲骨文，到规整典雅的篆隶、灵动端庄的楷行，字体形态循序渐进，清晰更迭。

凝神细读这些跨越千年的文字，仿佛穿越时空，亲历了汉字从描摹万物、质朴初生，到打磨精进、自成风骨的全过程。一个个字符，承载的是先民的智慧结晶，凝聚的是华夏的文化底蕴。凝视之间，心中涌起无尽感慨，更生出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使命。汉字，从来不只是简单的交流符号，它是中华文脉的载体，是民族精神的寄托，守护汉字之美，传承文字文脉，是每个国人与生俱来的使命。

纵观华夏千年，多少楼台烟消云散，多少古迹尘封岁月，而仓颉庙跨越近两千年风雨，完整留存至今。它是中华文明的精神原乡，是汉字文化的根源圣地，更是一座蕴藏千年智慧、承载民族根魂的文化宝库。一砖一瓦藏文脉，一树一石载初心，这里镌刻着先贤的开拓印记，沉淀着华夏的文明基因，默默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。

此次初夏的寻根之行，很快就结束了，可我的思绪依然停留在仓颉庙内。作为一名写作者，我是幸运的，此后余生，必须以敬畏之心，传承文脉，在创新中焕发新生，让千年汉字文明，在自己笔下熠熠生辉。

# 龙首文苑

手书

2026年6月10日 星期三 主编：赵命可  
责编：秋川 美编：庞红梅 校对：梅莹 金苗  
文化艺术网 / 数字报 www.whysw.org

## A05

### 文化艺术报

## 种荷记

○ 高亚平

拆老屋时，家中原有的两个大瓷缸，一下子成了累赘。家里人感觉它们太笨重了，又是老物，和家中其他家具放到一起不搭配，有些碍眼，建议扔掉。我却舍不得，就把它们搬移到了院中。这两口缸有半人高，一摞粗，上着酱黄色的釉，一看就是旧年月的东西。在以往的日子里，它们是家中用来窝酸菜的。酸菜是贫困年月的产物，现在已很少有人再吃。偶尔吃一下，也是图个新鲜，或者，追忆一下那段岁月。

我把这两口旧缸搬到院中，却一时不知道派什么用场，只是给里面注满了清水。第一年，中学一位同学从韦曲回村，我委托他去了一趟子午大道上的西北花卉市场，让他从那里买回十余株水葫芦，把它们分放进缸里。由于水足光照好，水葫芦繁衍生长得很茂盛，也就个把月，就长满了缸，一眼望去，翠色逼人，仿佛是用碧玉琢成的一般。但好景不长，也许是养分不足的缘故吧，不久，水葫芦就日渐枯萎，最后仅剩下了孤零零的一两株。就是这一两株，也没有活到秋天。没有了水葫芦，那两口缸几乎被我忘记了，就是偶尔闯入我的眼帘，目光也不愿在它们身上多停留。冬天到了，下雪了，缸中的水结了冰，我也没有太在意，心想，这样的粗瓷缸，应该是抗冻的。不料，次年的春天，我却发现，一口缸被冻裂，盛不住水了。无奈，只好用架子车拉了破缸，弃置到

村外的垃圾场。剩下的那口缸，我把它移到了墙角。夏天说到就到了，一日清晨，我和妻子去村外散步，无意间发现稻田边的水沟里，生长着许多茨菇。我随手拔下两株，水淋淋的，连根带泥拎回家，顺手丢进缸里。缸里原就有半缸水，又给缸里加入了一些。不想，无心插柳成荫，没几日，两株茨菇就变得生机勃勃起来，枝叶高出于缸，三角形的叶间，还开出了几朵白中透绿的花，清清淡淡的，望之让人心悅。这个夏日，我就是闻着淡淡的茨菇花香度过的。而这一年的冬天，我也是对这口缸加意保护了一下。初冬刚来临，我就倒掉了缸中的水，生怕把缸再冻裂。

今年暮春，一位画家朋友来我家，看到院中的缸后，建议我给缸里种荷。我听取了他的建议，便在渠沟里挖了三四桶淤泥，倒入缸中，然后，又找来藕种，埋入淤泥中，并给缸里注满水。半个月后，缸中就长出了小荷叶生出，一枝两枝的，最终长出了四五枝，枝头擎着圆圆的叶，在夏风中招摇。我便一日数次地往院中跑，去看这些荷。甚至月下，也去领略过它们的风姿。仲夏时节，缸中的荷竟然还长出了一朵荷花，尽管不及荷田中的荷花多，也不及荷田中的荷花浓艳，也让我喜出望外。我就在这缕幽淡的荷香中，读书、写字、喝茶，听雨观云，安度着夏日时光。

诗 歌 苑

## 车过河西走廊 (外二首)

○ 徐喆

八月的季风里，专列呼啸着  
穿越一千公里的河西走廊  
武威张掖金昌酒泉嘉峪关  
像硕大的珠串伸向远方

如雷贯耳的英名浮现脑海  
张骞卫青霍去病李广  
仿佛听到烈烈战马的嘶鸣  
似能看见凛凛战刀的寒光

大漠一望无际，祁连山头  
那枚落日，浑圆悲壮辉煌  
躺在软卧包厢内，我做了个梦  
梦见着铠甲策骏马驰骋在  
疆场

### 敦煌的云空

在敦煌，我看到戈壁之上  
炫极美极的云空  
蓝天上飘着洁白的云朵  
云朵下是久已向往的秘境

鸣沙山，驼队逶迤驼铃声声  
月牙泉，眨着诱惑的眼睛

莫高窟，美的传奇不停演绎  
让万千朝拜者，为之心动

飞天！飞天！绝妙的构思  
一千六百年前就已经萌生  
一带一路，从古丝路上延展  
似彩虹，装点大中华的腾飞梦

### 左公柳

在广袤的新疆大地上行走  
到处可见成排成林的左公柳  
与关中滹水边的一模一样  
轻轻飘逸着柔媚与风流

当年左宗棠和他的战友们  
以栽种柳树来抒发情愫  
军帐扎处，周围便活泛出新绿  
几分爱怜，几分相亲和离愁  
穿越时光，左公柳不离不弃  
与大漠戈壁结成铁杆朋友  
鼓舞一代代戍边将士，枝条上  
写满来自长安的深情问候

墨耘·曾广闲文专栏

## 登山遇石 (6)

○ 墨耘

所有的跋涉，或许都是为了抵达这样一刻“无事”的安然。“歇脚石”教你放下，放下对“更高”的执念，放下对“跌倒”的恐惧，也放下对自己的“折磨”，于是，你让自己感觉到人生本如“飞鸿雪泥”，不必介怀，只需轻松面对。

初夏的风，带着几分清爽，渭北高原早已褪去春日的轻柔，铺展出一派蓬勃生机。这是一个周日的清晨，我们的车一路向北，奔赴百余公里外的白水仓颉庙。白水我不曾去过，仅凭这两个字，我便对这座小城充满了诗意的想象。对于仓颉，曾读过一篇关于他的文章，让我略知一二，他姓侯冈，名颉，俗称仓颉先师，又曰苍王、仓圣，为上古时期黄帝臣子，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人物，道教中的文字之神，是华夏文字的开创者，被世人尊为“造字圣人”“中华文祖”。我们总是对自己陌生的事物充满好奇，此次白水仓颉庙之行，等待我们的将会是什么？我的内心充满期待。

进入山门，爬上台阶，只见整座庙宇建筑群布局规整、错落有致，沿中轴线次第铺开，钟鼓楼、戏楼、大殿依次而立，尽显千年古祠的庄严气度。导游首先为我们介绍了左侧的古戏楼，雕梁经风雨侵蚀，略显斑驳，却更添古韵。檐下飞鸟翩跹，啾啾鸟鸣萦绕庭院，清脆灵动的声响为庙内增添了鲜活生机。缓步入主殿，香火袅袅，温柔笼罩着仓颉铜像。因光线微暗，工作人员特意开了专用电筒。只见圣像庄严肃穆、眉目沉静，仿佛凝望山河千年，见证着华夏文字从萌芽到繁盛、从质朴到璀璨的漫漫征程。我驻足凝望，心中敬意油然而生。五千年前，华夏尚处上古蛮荒，无典籍可依、无文字可载，是仓颉于混沌中求索，于天地间悟道，以超凡智慧，开创文字先河，为泱泱华夏点亮文明

终于站在了山顶。四望空阔，山路上那些或大或小、或助或阻的石头，都已渺不可辨，融入了浑莽的山体。此时，心中什么也不用想，只需要静静享受这与天地融为一体的感觉。回望来时路，遇见的石头，它们各有所用、各有其用，却又仿佛同为一体。绊脚石教我清醒，垫脚石让我感恩，歇脚石使我安宁，指路石给我希望。它们共同构成了这山、这路，也成就了我的体验与领悟。

人生大抵是登山的过程，我们赤手空拳地来，在岁月的山路上蹒跚而行。途

## 仓颉庙之行

○ 楚秀月

星火。正是这份初心，让中华文脉得以绵延不绝，让千年岁月有迹可循、有史可溯。

庙宇院内最动人心魄的，是成片苍劲挺拔的千年古柏，浓荫蔽日，苍虬遒劲，风骨凛然，树龄皆逾两千年，历经风霜雨雪洗礼，依旧生生不息。粗糙皴裂的树皮，如同黄土高原纵横交错的沟壑，镌刻着千年沧桑，沉淀着岁月风霜。苍老厚重的树干之上，层层新绿蓬勃抽发，柔嫩枝叶舒展身姿，在初夏暖阳里肆意生长，苍老与新生相拥，古朴与鲜活共生，这般景致，恰是华夏文明生生不息、薪火相传的最好写照。

庙中最负盛名的，是仓颉手植古柏，它是国内现存为数不多的上古古树。五千年风雨飘摇，朝代更迭、世事变迁，无数古迹湮灭于岁月长河，而这株古柏扎根黄土，傲然挺立至今。它见证了文字诞生的蛮荒岁月，亲历了华夏文明的兴衰起落，守护着这方文脉源头，让后世之人得以触摸文明初启的温度，感悟先贤创世的伟力，令我心生震撼。

走出古柏庭院，便至碑林区。这里墨香盈院、碑石林立，荟萃了近现代众多书法名家的笔墨珍品，于右任、屈武、启功、贾平凹等大家手迹镌刻于石，笔走龙蛇、风骨各异，或雄浑厚重，或飘逸俊秀，字